

苦日子就得甜着过

石绪文：与命运抗争的强者

石绪文的一生是不幸的，年幼辍学，老年丧偶，人生最宝贵的光阴都奉献给了茫茫无际的内蒙古大草原；石绪文的一生又是幸运的，辍学让她明白了文化的可贵，丧偶使她领悟了人生的无常，激情燃烧的知青岁月更是为她带来了精神的满足。她就像胡杨一般扎在沙漠的深处，任尔风沙肆虐，她只岿然不动。

文/片 本报记者 孙业文 实习生 张来童

辍学留遗憾，知青燃激情

石绪文今年63岁，家住华阳小区。出生在上世纪五十年代的这批人有个共同特点，就是年少经历坎坷。长身体的时候正好碰上三年自然灾害，而到学习知识时，又遇上了文化大革命。

让我们把时间的长河倒退至五十年前的1966年。那年，石绪文才13岁，刚刚小学毕业，对初中校园无比憧憬。可是，一张大字报打破了校园的宁静。在全国动乱的形势下，学校受到了冲击，正常的教学活动无法进行，石绪文被迫辍学了。

“我很想上学，但是，我

没法上学”，石绪文摸着枕边有些发黄的《新华字典》，幽幽地说道。

随后，她拿起了这本书，翻开了扉页，轻轻地对记者说：“这就是陪伴我多年的老师。”

辍学后的石绪文，被分配到内蒙古做知青，那年，她才17岁。

一个如花少女，来到了茫茫无垠的大草原，看着蓝天白云，如毯绿茵，那一刻这个姑娘满足了。

知青下乡，主要是知识青年跟随贫下中农进行劳动教育，石绪文虽然只有小

学学历，但是在那个年代，也算是“知识分子”。因而，给她安排的活并不轻松。

石绪文在内蒙古待了六年。每天，她都做着繁重的挖水渠、盖房子、搬石头的工作，却没有喊过一声苦，说过一声累。

“尽管那时很艰苦，但是看着水渠一条条修成，房子一间间垒起，这种劳动的成就感，是金钱买不到的。”石绪文很怀念那段激情燃烧的岁月，有时候做梦都想回去，那段人生中时光是她人生中一笔宝贵的财富。



下岗难磨志，夫殒不消沉

从内蒙古回来之后，石绪文和其他普通人一样，开启了正常的生活。

但是，时光又一次折磨了石绪文，在她43岁时，她和老伴双双下岗。

那一天，石绪文完全愣住了。她知道家里的状况，上有老，下有小，里里外外好几张嘴，都等着他们两口子挣钱养家。

而他们，却失业了。

石绪文哭了，但是她知道哭没用。内蒙古的六年磨

砺，已让她心中无比坚强。

她决定出去打零工，用自己的双手撑起这个陷入危机的家庭，尽管她已经四十多岁了，韶华不在，身体也大不如前。

石绪文仿佛又回到了知青时代，她和丈夫在接下来的十一年里，换了无数份工作。受过白眼，也得到过感谢，世间百态，让这个不服输的女人更加强大。

生活总是奖励强者。

十多年的拼搏，让两口子小有积蓄，正当一切都向好的方向发展时，命运偏偏又向她射了一支诛心之箭：丈夫因病去世。

“我老伴儿对我特别好，好得没法形容。”老人的眼圈泛了红。“他悄无声息地离开了这个世界，留下了我一个人，我觉得天快塌掉了。”她说，我觉得我的命运有点苦，但是生活还要继续下去，而且我要活得精彩。

社区热心人，舞蹈好队长

在经历了失学、下岗、丧偶之后，石绪文没有被打败，她选择了活得漂亮。“我现在每天出门都化妆，让自己看起来年轻，心里也老觉得特别年轻。”石绪文说，好好保重身体，保持自己身心愉悦，这样才好有力气多帮助大家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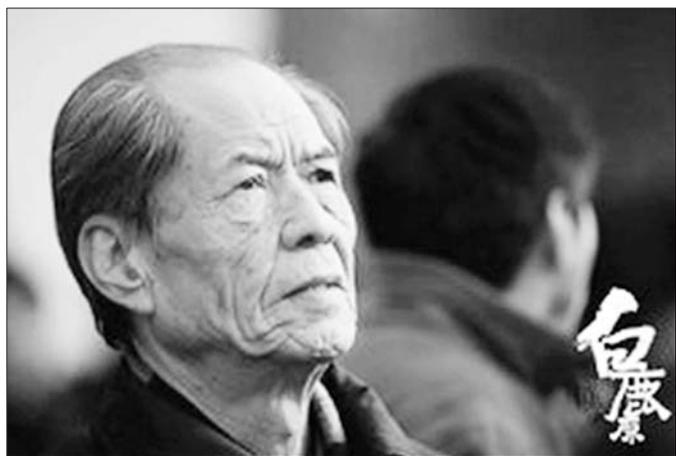
石绪文在社区里经常打扫社区卫生，谁家有困难就帮帮忙，被大家热情地称为“多事大妈”。“其实也没啥，就是在社区里帮着左邻右舍干点力所能及的事情，这样也好让自己不闲着。”她说。

除了在社区帮忙，石绪文还

组织了一支文艺队伍。“开始大家跳舞都零零散散的，三天打鱼两天晒网，坚持不住。”石绪文称，在居委会的支持和石绪文的带领下，现在每天晚上都有二十多个人跳十几支舞，这支舞蹈队已经成了一道靓丽的风景线。

每天晚上石绪文自己在手机上下载广场舞视频，发给几个姐妹看看，如果大家觉得还行她就开始学，学会了再教大家。“我的舞蹈水平虽然有限，但就是再笨我也得把她教会。”石绪文说。

忠实已逝：白鹿原上静悄悄



本报记者 朱文龙

4月29日凌晨7:40左右，著名作家茅盾文学奖获得者陈忠实，因病在西安西京医院去世，享年73岁。《白鹿原》是陈忠实成名著作，其他代表作有短篇小说集《乡村》、《到老白杨树背后去》等。

陈忠实，陕西西安人，中共党员，中国当代著名作家，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。1965年开始

发表作品。1979年加入中国作家协会。文学创作一级。著有短篇小说集《乡村》、《到老白杨树背后去》，中篇小说集《初夏》、《四妹子》、《天折》。1997年获茅盾文学奖，其成名作《白鹿原》被教育部列入“大学生必读”系列，已发行逾160万册，被改编成秦腔、话剧、舞剧、电影等多种艺术形式。2006年12月15日，“2006第一届中国作家富豪榜”重磅发布，陈忠实以455万元的

版税收入，荣登作家富豪榜第13位，引发广泛关注。

据了解，陈忠实是一个从中国社会最底层奋斗出来的作家，他常爱说的一句话是“踏过泥泞五十秋”。一个“踏过泥泞”概括了他几十年深刻的生活阅历和生命体验。

陈忠实1942年出生在西安灞桥西蒋村。在父亲的意识里，是让儿子离开乡村，到西安或别处去谋一份体面的职业。为了供陈忠实和他的哥哥读书，父亲常常变卖粮食和树木，很是艰难。高中毕业之前，陈忠实也谨慎地为自己谋划着未来，他的打算是：上上策是上大学深造，其次是当兵，再次是回乡村。遗憾的是当年大学招生名额锐减，他落榜了，军营也对他关了门。于是他便只得归去，时在1962年。陈忠实感到了命运对自己的捉弄。

《白鹿原》获奖后，陈忠实及时回到了乡下，他避开了热闹和喧哗，在沉静中积蓄着创作的力量。“在锻炼自己承受痛苦的心理能力的整个生命历程中，成就

我的艺术理想，也成就我的人生理想。”陈忠实如是说。

“我现在又回到原下祖居的老屋了。老屋是一种心理蕴藏。新房子在老房子原来的基础上盖成的，也是一种心理因素吧……我站在我村与邻村之间空旷的台地上，看“三九”的雨淋湿了的原坡和河川，绿莹莹的麦苗和褐黑色的柔软的荒草，从我身旁匆匆驰过的农用拖拉机和放学的娃娃。粘连在这条路上倚靠着原坡的我，获得的是宁静。”在一篇散文中陈忠实这样自陈心迹。这是他的生活，也是他的一种心理状态。宁静，从容，甚至还有一些悠闲。

对待名利，陈忠实直言不讳：“无须讳言，我向来不说淡泊名利的话。反之，在一定的场合和相关的文字话题中，我鼓励作家要出名，先出小名，再出大名……”陈忠实他们这一代作家特别是“城籍农裔”作家有他们的历史境遇和人生态度，其精神似可以用屈原的“路漫漫其修远兮，吾将上下而求索”及“虽九死其犹未悔”来概括。

正如他所说的：“我希望有中国作家包括陕西作家能出大名，大到让世界都能闻其名而赞叹，当是我的国家我的民族我的家乡的大幸。”“再说利，作家通过自己的创作劳动赢得酬报……是为正道，有什么可指责的呢！要求喝着玉米糝子就着酸菜的作家“淡泊”名利，缺乏人道。”

尽管现在陈忠实已达到“小康”，但他仍保持着先前粗茶淡饭的生活习惯和节俭美德，就连一般人弃之不要的芹菜叶、老莴笋叶，他都舍不得丢。在他眼里，这些蔬菜叶子含有人体所必需的多种营养，扔了实在可惜。他不贪大鱼大肉，早上泡馍加稀饭，或馒头玉米粥。中午米饭，一素一荤加一汤。晚上面条或与中午雷同，但必须喝酒，得加点花生米、酥胡豆之类的下酒菜。

他常说：“生活的要求是无止境的，如果一味地向高标准看齐，就会消磨自己的意志。粗茶淡饭，五谷杂粮最养人，衣着朴实最惬意。”